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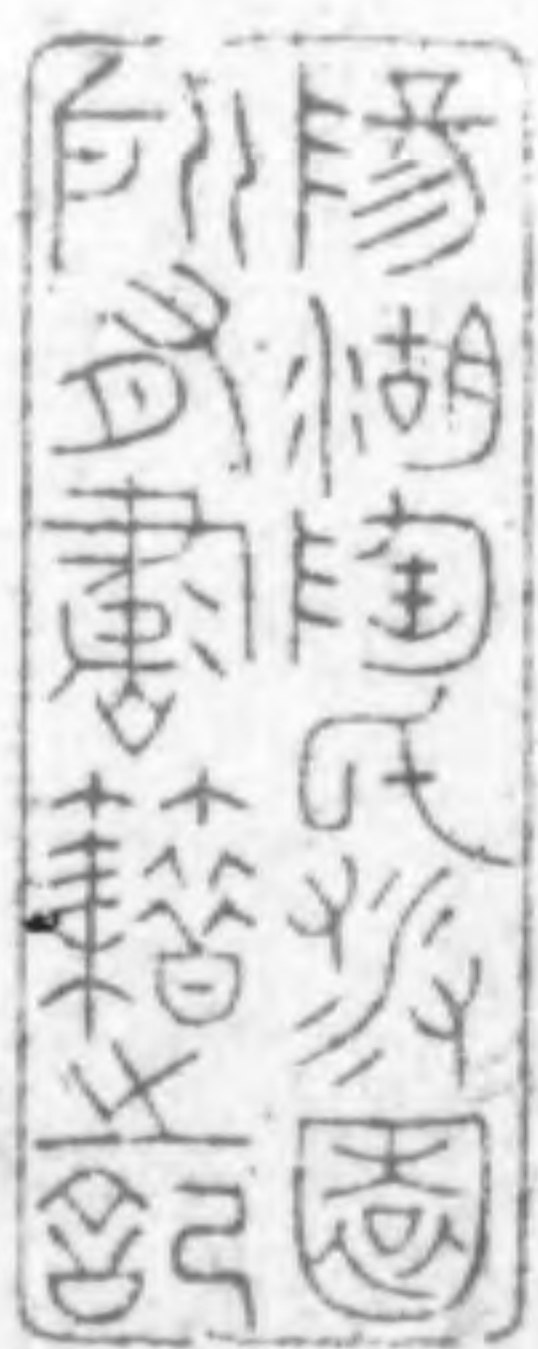


重刻孔叢子序

昔

先聖嘗曰述而不作庸曰

祖述堯舜述固未易言



也漢太傅孔叢子

聖祖九世孫也余續承祀

統且衍而至于六十五代矣

聖祖以大成之聖生末造

之周其綏來垂功和之化不

得見于當時而詩書禮

樂之教猶得垂于後世誠

以及門三千士述于一堂而

奕世之子若孫自能述于
無窮也堯之后有丹朱舜
之后有商均前有大美桓
慮後之無傳余不能理至

作經氣至作子而守義
明道不至湮前人之遺跡

幸矣余考叢子著述峨
乎高者躡九峯津之乎深

者潤之泐斐然成一家言
莫不守家法而垂道脈余
續其統而不克廣其集不
幾貽說于蠹魚耶用是爰
進梓人公之後世述叢子以述
聖祖不作之訓于吾孔氏家
傳庶無墜云尔

崇禎癸酉重陽

太子太傅龍衣封衍聖公

裔周孫孔胤植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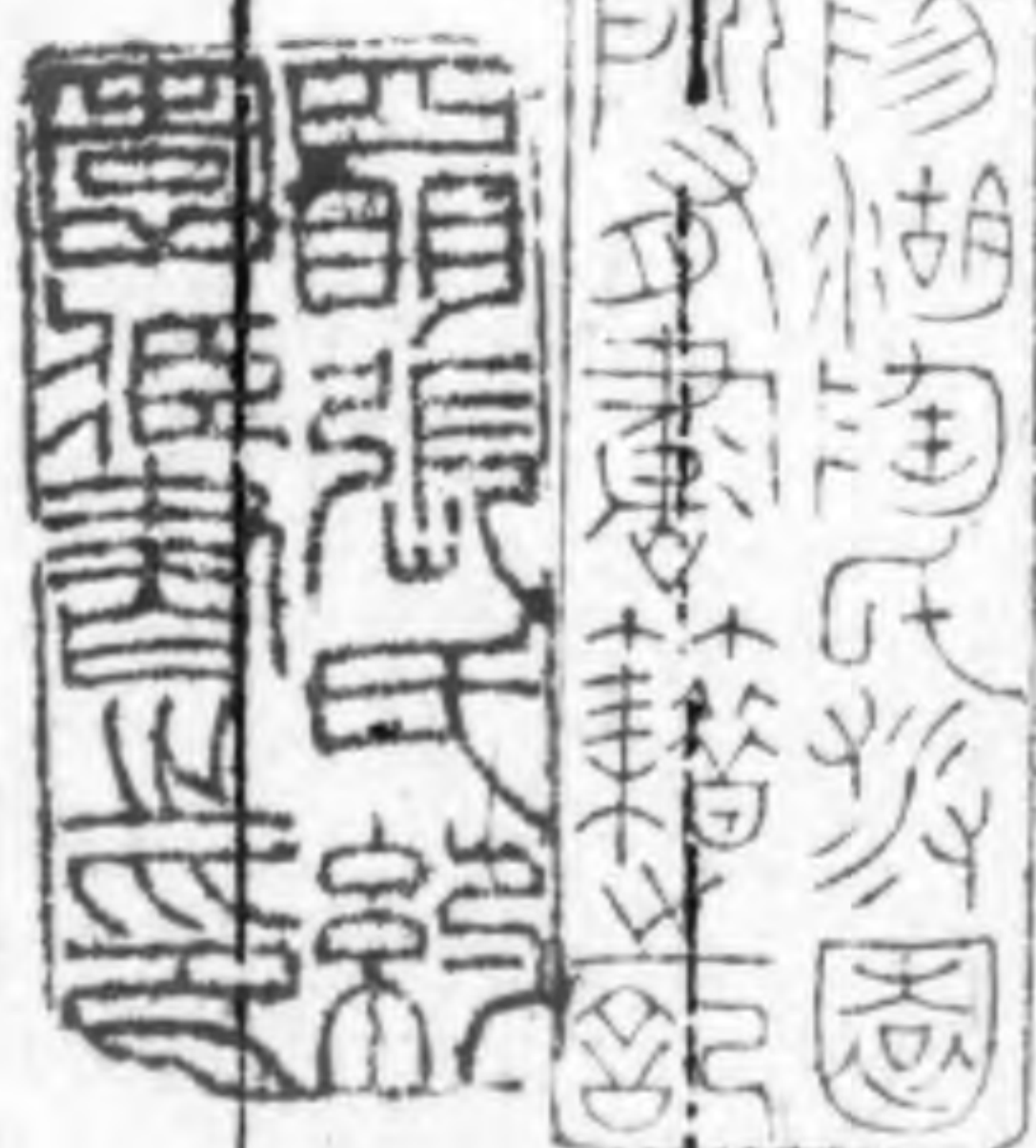


孔叢子目錄

卷上

嘉言第一

論書第二



記義第三

刑論第四

記問第五

雜訓第六

居衛第七

巡狩第八

公儀第九

抗志第十

卷中

小爾雅第十一

公孫龍第十二

儒服第十三

對魏王第十四

陳在義第十五

論勢第十六

執節第十七

詰墨第十八

獨治第十九

問軍禮第二十

答問第二十一

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孔叢子目錄終

孔叢子卷之上



漢太傅孔 鮒著

明裔孫孔胤植較

嘉言第一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為之先後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

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

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

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

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

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

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
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
十大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
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
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
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
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
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
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惟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
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
義也以爲績組織紉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
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
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
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
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
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
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

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
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
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
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
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
者稱其良也且以察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
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
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子
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鑿夫政令者

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
雖欲挾其輶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
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
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
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六位卑則人不附也圖
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
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
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
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

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
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
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
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
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
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
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語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
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
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
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
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闡諸夫子曰
聖人在下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
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
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
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

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

度

謂皇極

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

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

之義凡商之所受書于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
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
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
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
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
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
未覩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
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
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
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
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彗以其應不有迷錯愆
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禮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
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
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
所以祭月也幽禋所以祭星也雩禋所以祭水旱
也禮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
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

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入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

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可

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

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愼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愼罰

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

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五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若能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夫太顛容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卽所以失之也人旣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時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

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賓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

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噐不雕爲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賜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下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大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合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如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顏備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

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
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
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愛金而
令不幸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
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
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
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
周道之所以盛也於邶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
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
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
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
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
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
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
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
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
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

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魯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魯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猶方取鼠歆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魯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信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

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

禮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服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

上盜猶大盜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

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能遠
者止其源而以禮義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
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
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
爲德也

書曰非從惟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
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
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
罪非情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爲告災適爾既道極厥辜
則乃不可殺

魯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
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
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
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
越義書曰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仲由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
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
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
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

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桀

一作痕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爲小罪亦何傷

乎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

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知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

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泰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新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

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任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彼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

疑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犢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玳寶梟鷂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

舊慮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弊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也故夫子

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剝崦其阪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

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唱然迴

慮題彼泰山題顧也秦山謂魯也鬱確其高粱甫迴連根棘

克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

員潺湲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子冉有曰夫子之道

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

而遇文王孰與許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

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

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甚賢

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欲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

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麇身

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

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列之果

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

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

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

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吾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孔自字子上子思之子思子也雜者諸子百家

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口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審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

縣子名瑣魯人

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

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受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等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反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

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
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
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
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
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
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論敢問子思曰然吾
昔從夫子於郟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
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
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
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
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曼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
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
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
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
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
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荅曰吾以
其踈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

問于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
義無絕也改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
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
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
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
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
子思荅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
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
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

者子思曰頗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
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
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
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
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
同也殷周之王征代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
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困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
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
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于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在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

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開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幣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髮非彼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秃鬣背偻亦聖不以鬚眉美鬚髮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彼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

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
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
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
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
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
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
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侈於此時不自高人將
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
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昔子思曰
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
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一帝聖者之英而
冊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
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
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
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
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
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詳問曰子張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太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

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東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

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
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
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
作伯受珪璜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
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
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効堯舜
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
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與處其事同矣樂朔曰凡書
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曰勿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

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
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
彼荅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
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猶子辱吾其徒曰
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
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
羨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
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

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對禪之世子思
日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
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
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
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
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
計必不能行欲問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
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我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
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
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

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置門或以遷廟之
於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
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
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
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
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賤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
詩誼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
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
辰入其疆遺老失賢稽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
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

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決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勅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隣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僭者

數本皆作潛

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

于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彼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

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閻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觀龍攔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

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

魯人

謂子思曰

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

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于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致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東修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因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有姓修禮鄰國

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魯申

參之子

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

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鱖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鱖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鱖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鱖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有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

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
事必疚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
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

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
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

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
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吾
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

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
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

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
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

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
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

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己不撞不
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

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及衛衛君館而問曰衛敬公先生魯國之

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王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歸糝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役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

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禁或作懼怨或作忌故明于死生之分通于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孀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

魯大夫家臣

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

可知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

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于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

衣量服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
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
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
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于君矣
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
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
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
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
臣竊爲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
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
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佞
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佞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
必改耳目矣耳目旣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
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
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
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
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
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

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斃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一

淵懿邃願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賦鋪敷布也蓋戴壽蒙冒覆也鐘崇府最積灌聚櫟叢也闕搜履庀具也攻爲話相句宰營匠治也蠲被禋屑潔也勿蔑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尼附切局鄰傳戚近也邵媚旨伐羨也賢哀繁優饒夥多也畿蔡模臬法也蔡取著龜義亦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寒探哀鉤掠採略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斲爽曉昕著讚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

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峻格扈止也戶取其闔
政皆止幽睦闇昧冥也最冗自質要也疆窮克竟
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轡挽引也承贊涼助佐也尋
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
也掇督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啓闢開也杜實
克物塞也實物滿也獎率勵勸也勸勉事力也經
屑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燔剗沒滅也
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特緼朱也淫溢沉
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吁晏晚也筭麗數也窳艾老也會皆同
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也奚害
何也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克該備也列厥陳也轄
輶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錄也掌
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
抵享當也庚徹通也修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
也勅質正也商茂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仇辨
別也菲涼薄也復旋還也祖翼送也走叩我也姓
命孛子也諧顛和也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
也攔忿也好犯也汨猾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

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映晒也焮也晞煇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袤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患也譴責也問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斲取也蚩戲也褊狹也基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偶也麗兩也驟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躉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暨息也話言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基忌教也整願也愨強也薄迫也焯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闕限也廬寄也萃集也遙倅也尤恠也膏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此也惶往也矜惜也狙怵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

嗚呼也有所嘆羨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日也遐不黃耆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羨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鱖甫甫語其大也塵鹿麋麋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綵曰繪雜言曰隴

廣義四

凡無夫無妻通謂之寡寡夫曰癯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勞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體慙曰遼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陪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賙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詳至殮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宰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續綿也
絮之細者曰續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麓者曰素葛
之精者曰絺麓者曰絺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
布冠冠而蔽之者也題頭也顛顏額也璽謂之
印綬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亦云蔽膝布褐而紩之謂
之藍縷紩縫也袴謂之寒蔽膝謂之神帶之垂者謂
之厲大巾謂之寡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簀床第也
大扇謂之翬杖謂之楹鍵謂之簠亦作鑪棊局謂之
奕在足謂之履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約

也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
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檠檠方六寸棘戟也鏃鏃
斧也于版盾也戈句子戟也檠倪結切 版房越切刃之削謂
之室室謂之鞞鞞珽鞞之飾也矢服謂之矟小船
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舩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艦楫
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轡轡謂之輶軫謂之枕較
謂之幹衡扼也扼上者謂之鳥啄纍纍繻也繻索
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誦而戾之為絳膠而

紵之爲 地也墉墻謂之陴高平謂之太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藁謂之稗稗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銓拔心曰握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管管十曰稷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葢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

群飛者謂之燕烏白腹烏也鴉烏鸞也鸞斯也亦曰鸞

廣獸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豮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椽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六尺爲步 四尺倍跬乃其大畧

謂之徧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

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

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禮玄纁五兩以兩爲束 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

合則成疋凡十卷爲五束以應
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
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
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錡
錡謂之緩緩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
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之上終

